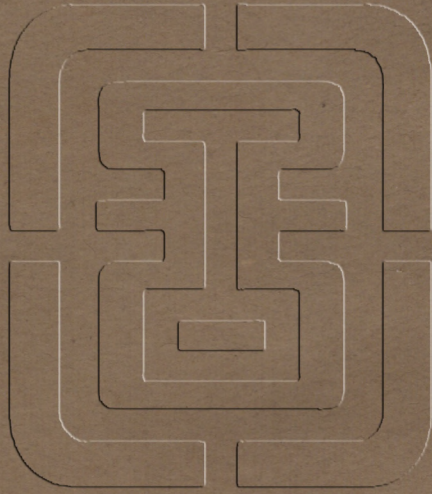




1427



清容居士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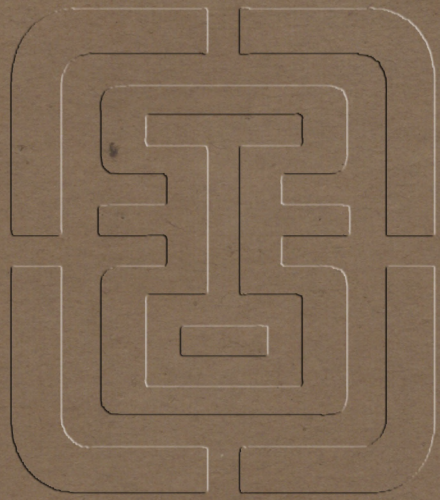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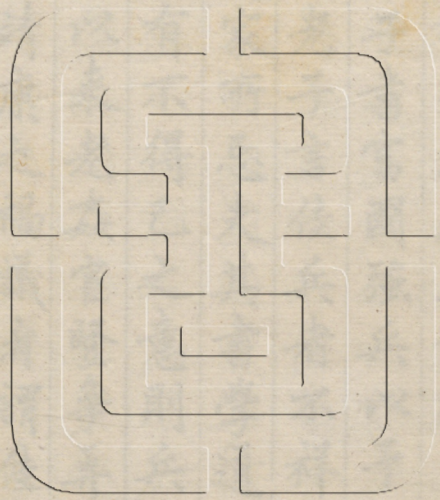
一六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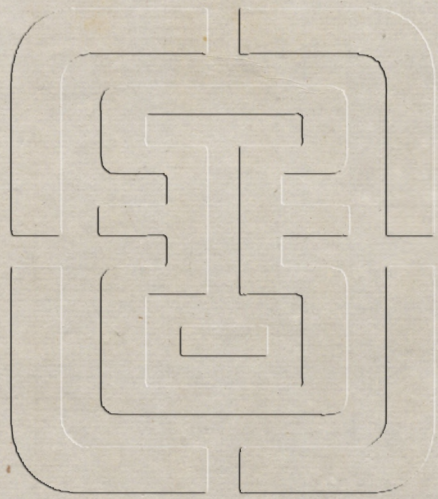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八

題跋

書張忠烈王傳後

世言老子善富國強兵以予觀之是未足知其說老子言佳兵者不祥而陳平亦言陰謀道家所忌夫其善學道者之所祖而言用兵有不得已之意則兵者非真喜用也宣政以來老姦宦豎爭弄兵立功於僥倖馴致靖康之禍議者謂佳兵於此可見矣至於建炎兵不得不用而一時狂宴媮





之久長驅南來蔽遮阻厄者皆望風奔突  
驍將巨鎮遂廣立屯衛以自重而東南民  
力匱轉輸供給之苦未幾而紹興用事者  
言罷兵矣方是時秦氏子誠無所容罪獨  
張忠烈王有適墮偃月之計而後無與辨  
之者當罷兵之初莊簡李公嘗同其議檜  
之始未可以遽議也論檜之罪當成於罷  
王西府之任蓋姦臣造謀未始不假宿德  
重望以厭眾論事成而即排之者毋怪  
其若是故李公之去也不數月而王雖一

歲而去則亦有所不免夫事之毀譽難定  
於一時而視其子孫始足以知昔時之行  
事漢高密侯鄧禹功為中興第一遲遲長  
安無以辭光武之責至其訓子孫俾各習  
一藝則其善後良有古意唐李勣垂歿之  
訓嚴且明矣歛業之覆宗滅祀終不可追  
豈非立后之議誠有遺憾也今王聞孫彬  
彬滿於家乘施及五世崇德植學以自表  
著猶不可一二數則是非之公當由是而  
見因書所聞以附于家傳之後



書史忠定王貸錢券後

梅年十三四時有鄉先生應君文煒年八十餘善談論乾淳諸老舊事為梅言外高祖忠定越王未第時餽富民錢氏坊以養越國夫人洪氏今天童松徑東臬先生精舍即坊故址也當紹興甲子歲越國夫人壽周甲子忠定王假坊錢為酒食以合姻族間里禮甚具坊故屬浙東常平司至秋七月不勝輸官之苦留繫于越宿越賣餅湯媪家是歲鄉試期已迫忠定王不得歸

里鬱鬱悵望媪微問曰秀才何負官逋如是遂具以前對翼日媪召兒與共約曰我積錢百千以治終事今悉與秀才輸官若中秋試必速償我毋惜也王歸果與計偕實紹興之十四年至乾道間王以袞衣偃藩養越國夫人于越時媪猶亡恙王命使者車迎媪坐堂上拜之欲官其子媪謝弗受曰願丞相子孫他日官越毋忘媪家時賑與足矣後忠獻為常平使者復命駕媪家拜其像與其子坐且遺金帛甚厚應君



又言樞密公帥越余時相從湯媪諸孫猶  
在樞密公紹先志如初特伺候門下旬日  
為異耳今獲從五世孫公升允叟伏觀手  
券夷攷歲月去秋試纔二月當從此券以  
償湯媪而梅所聞於應君者不誣課為可  
信謹書以補家乘之缺維王威德厚行垂  
裕無極以允叟五世大宗統恪遵奉睦宗  
廣孝下賢急施當不止智周於家庭慮盡  
於鄉黨而已也桐木之韓由南澗而愈昌  
申國之呂至太史而益著韓呂五世孫聞

望若此允叟其有以勗之書曰迪惟前人  
光又曰紹聞衣德言因以勉允叟併以自  
勵

書焦節婦傳後

唐虞之事載籍莫詳往讀劉氏外紀胡氏  
皇王紀等書記帝堯之時孝慈力耕桑者  
表其門閭雖遐邇無本非有類於荒怪不  
經吾取以為姒焉世衰道微日淪於媮彤  
管之詩先儒或疑為季代之作於是淑德  
內範與男子竝稱若列女傳所載張芝桓



女之徒皆得如帝堯時故事亦足以惇行  
表勵意其意亦深且明矣梅游吳門讀中  
丞徐公所為焦氏婦傳誠可謂懿厥哲婦  
而其彰明之始實自其弟焦侯發之昔屈  
原作楚詞悲切反復而獨推高陽之玄胄  
女嬃之嬋媛蓋其好德之心根於自然移  
為忠君愛國猶不敢忘其所自使原幸得  
其時則其光榮之道不假於原之自陳也  
方今焦侯以明達粹雅嘗舉正於省闈前  
徽貞行將以請于太史氏更生蔚宗之筆

足以稱是非如李文公之傳楊節婦不得  
入唐史為可恨也詩曰此令兄弟綽綽有  
裕焦侯孝友之道於是乎備矣敢書所聞  
于後大德庚子越來梅書

書湯西樓詩後

玉溪生往學草堂詩之而知其力不能逮  
遂別為一體然命意深切用事精遠非止  
於浮聲切響而已也自西崑體盛襲積組  
錯梅歐諸公發為自然之聲窮極幽隱而  
詩有三宗焉夫律正不拘語腴意贍者為



臨川之宗氣盛而力夸窮扶變化浩浩焉  
滄海之夾碣石也為眉山之宗神清骨爽  
聲振金石有穿雲裂竹之勢為江西之宗  
二宗為盛惟臨川莫有繼者於是唐聲絕  
矣至乾淳間諸老以道德性命為宗其發  
為聲詩不過若釋氏輩條達明朗而眉山  
江西之宗亦絕永嘉葉正則始取徐翁趙  
氏為四靈而唐聲漸復至於末造號為詩  
人者極淒切於風雲花月之摹寫力孱氣  
消規規晚唐之音調而三宗泯然無餘矣

大稗書以為詩非詩之正也謂捨書而能  
名詩者又詩之靡也若玉溪生其幾於二  
者之間矣吳門湯君往得其過葛嶺諸詩  
玉辟邪鐵如意之警策有得乎玉溪生之  
深切精遠余每欲蒐其精良者而一讀之  
來吳門其從游陳子久相過知湯君之詩  
雖搜會稗皆子久任其事余不識湯君而  
知其用意間有與余合遂書玉溪生作詩  
之源委宋三宗詩體之變以慰湯君庶知  
湯君非苟於言詩者子久嘗學于湯不知



余言能有合於湯否噫詩至於中唐變之始也若玉溪生者跋而望之其不至者非不進也子久年富才俊它日追風雅之正返雲咸之音其視余言殆猶糠粃也大德庚子四明袁桷書

書高息齋嚴母方氏夫人墓誌後  
息齋先生蚤歲入辟雍受知于龜山楊先生後掌國子於熙興五峰先生一書慷慨明白遂即挂冠致事辨春秋王霸未嘗不嚴正而簡明也成均學制至咸淳之末猶

復遵守其或變更傳會皆大臣私意或謂與宣和三舍法微近是殆不知先生本於周官乘聲附響無以議為也舊聞遺落麟臺故史三厄無從考訂郡志疏缺能言高氏出處大致譜牒官號亦不多見而桷以先世遺藏得其集註喪禮若奏牘之見於會要者猶一二條目至於他文則皆未之知也今年春得讀嚴母方夫人墓銘其叙師友婚姻之好不以窮達渝易足以知先生成均之法出於閭塾之遺意而方夫人



清容齋集卷之八  
七  
崇師教子不得與流俗同也噫師友道廢  
遂耻以師自言陳稽古印綬惡遇舊館人  
者有之矣婚姻禮乖雜藩揚之睦猶以貧  
富異心尚何敢脩師友之誼敦婚姻之舊  
於富貴利達之後也夷攷後唐傳記嚴母  
之賢者莫若延年與武彼二子苛酷驕蹇  
遂不幸使內則懿範見於史氏外嚴氏儒  
雅奕世聞孫與計偕登仕版者亦不絕書  
則方夫人之賢不著於郡乘嚴氏之幸也  
臣川往歲南極交廣蒐奇補軼多四方聞

見今垂老隱居充然自足不假於當世而  
獨卷卷表章先夫人之訓範以示厥後復  
使高先生之遺文振暴於二百年之後謏  
聞窻見由是而廣惇本崇禮由是而興不  
亦躉與謹書其後而歸之大德壬寅二月  
九日袁楠書

書吳興張景芳祖母費夫人所作  
華嚴偈頌後

南軒先生祖母魏國夫人日誦華嚴得心  
法於佛日杲佛日之頓悟機辨亦由華嚴



或謂華嚴乃佛富貴此蓋以妄測妄非知  
道者方魏國學佛時忠獻以忠正謫居南  
軒先生從五峰游學子孫為一代師表未  
始諱言魏國為異端也近世崇正之說方  
新允類近釋氏者子孫皆掩匿不著於家  
乘今吳興張景芳獨次其祖母夫人偈頌  
以光示子孫忠厚孝謹將由爾以興敢書  
宗衮之事以勉大德壬寅良月望日越袁  
桷書

書鄭潛庵李商隱詩選

李商隱詩號為中唐警麗之作其源出於  
杜拾遺晚自以不及故別為一體玩其句  
律未嘗不規規然近之也拾遺愛君憂國  
一寓於詩而深譏矯正不敢以談笑道若  
商隱則直為訛侮非若為魯諱者使後數  
百年其詩禍之作當不止流竄嶺海而已  
也桷往歲嘗病其用事僻昧間閱齊諧外  
傳諸書籤于其側冶容褊心遂復中止私  
以為近世詩學頓廢風雲月露者幾於晚  
唐之悲切言理析指者隣於禪林之曠達



詩雖小道若商隱者未可以遽廢而議也  
客 京師潛庵鄭公示以新選一編去其  
奇哀俚艷讀其詩若截狐為裘播精為炊  
無一可議去取之當良盡於此昔蕭統定  
文選至淵明詩存者特少故議之者不置  
至王介甫選唐百家詩莫敢異議而或者  
又謂筆札傳錄之際多所遺落嗜好不同  
固難以一合此編對偶之工一語之切悉  
附于左商隱之詩如是足矣覽者其何以  
病因書其說而歸之

書定興王成之墳臺記後

自古不脩墓之說見於禮經世媮俗浮遺  
墟敗塚子孫有泚其穎而莫以為怪抑不  
知必誠必信當自其始至不幸而脩者非  
禮之正也自墓田定尋丈崇卑之制穰穰  
世胄率從事翁仲雲闕之靡麗發丘摸金  
蔑有遺藏抑不知制令之始蓋以防其侈  
非俾之薄內以事外也定興王成之躬負  
土之勞高為墳臺積至尋丈絕椎埋之望  
而慎終謹始復合於聖人立言之本意吾



友李伯宗甫特叙表其事余嘉其純孝之實而復以是說告之大德癸卯七月既望  
四明袁楠書

書陸淳春秋纂例後

近世春秋家立衰昧於字義茫不知盡性之理按其形模以中有司程式為精巧天理人慾三尺童子矜矜然猶能言之春秋之學廢矣習三傳者唯文詞是師左氏盛而公穀廢矣武夷胡氏作傳止於七家唐世傳春秋者皆廢矣噫士何事春秋哉吾

里樓宣獻公晚歲欲明義例之說時永嘉陳君舉舍人為春秋傳遂序其意而焚其藁每語後進當以唐陸淳集注纂例清江劉氏傳為下手余家所藏纂例乃寶章桂公所校號為精善按纂例他無善本審此書廢已久聞蜀有小字本惜未之見唐志纂例十卷集注三十卷繳旨二卷辨疑七卷余來杭復得繳旨二卷乃皇祐間汴本聞苕溪直齋陳氏書目咸有之當搜訪以足此書以假友人得脫灰燼劉氏傳乃先



越公居宥府時岳肅之侍郎所遺家諱咸以絳羅覆其上二書當永為子孫寶俾勿墜

書鄭潛昭曾祖東谷先生謚議後胡忠簡論王正道時不知其後之忠烈也廟有碑史有傳斯無愧矣三槐名孫崎嶇擾攘欲以奇計立功業不幸有脫略名教之誚使不若是則幾為狼藉人矣今觀枯蒼鄭公覆謚猶不怒置議禮義名節士之大閑謹于正道蓋將以謹夫後來者耳渡

江百餘年屢厄權相獨定謚無敢希指至若賜謚則由舍人行詞端平以後謚愈多而名愈濫惜不得鄭公有以正之嗚呼悲夫

書朔齋先生都梁第一樓詩後

南豐記擬峴臺欲與州民同其樂至朔齋先生之賦都梁第一樓則欲與之同其憂非深知民隱者言不至是此卷筆勢有籌筆驛詩態度嘉定以後士大夫不復崇尚字學獨公與莆田陳復齋能書二公出



處相近要未可以一藝名

書朔齋送弟牧翁十絕後

朔齋先生以宗正兼直後省于時先子  
方入轉運幕府一見道問家世即以科目  
剡薦至今照牒猶龕藏也今得拜觀遺墨  
其藹然友于之意見予篇翰前括愈遠古  
道日媮摛章繪詞言行實不相顧觀此亦  
足以媿警

書高使君脈圖後

吾鄉嘉定以後故家諸賢獨高使君行孫  
興寄冠珮清逸儼整如晉世圖書賢士宅  
旁植水竹奇石號曰竹墅其食必按本草  
其居處必順叙寒燠銖分脈法如指諸掌  
往時搢紳類能夸詡之數十年來士益困  
不復知有清事梅幼與其諸孫一清相過  
往見一便面即使君脈圖也于時一清方  
編類經方惜日不自置叔祖文昌公猶無  
恙其尊聞于家庭者尤精確可傳信今幾  
三十年而一清所為醫書十事亦成矣宓  
戲作易神農為本草至黃帝述素問難經



等書三聖人未嘗以卜筮醫藥為鄙九流  
肇分漢世儒者猶不得尊則此復何議至  
陶弘景孫思邈貞白為高能令天子大臣  
傾下敬愛則道與神完者未以一概論也  
一清方遊公卿間清名舊聞當益以貴重  
敢誦所聞書附脈圖使來者得以攷清容  
居士書

題忽訥監司畫象詩卷後

成都郡治應唐宋幾五六百年牧守皆有  
畫像政績可紀若魏相國張益州愈遠而

愈不忘其治守無狀老倪咸指其像爭詬  
詈以病蓋棺事定豈虛語哉忽訥監司按  
臨長沙墓木已拱其子脫帖木兒宣武公  
知遺愛之被於長沙也至厚歲久而泯落  
將懼夫子孫之叙述者未足以傳信固雖  
豐碑善頌皆迫於一時之措使考其相與  
社而祝之者審像以觀則得以察其平昔  
治行之實永久而益信詎家庭之所少而  
遠求數千里之外哉編觀鉅軸其意有若  
未盡稍也職太史章丹之碑其能有多讓



顏泓筆以俟

書白敬甫三歲作大字卷

柳柳州劉賓客在海嶠為二童作詩有曰  
小兒弄筆不能噴沈筆書牕且賞勤柳州  
則曰聞道近來諸子弟臨池尋已厭家雞  
二賢期待如此彼二童迄莫能有聞梧竹  
先生一為元公期獎卒有成就在易蒙之  
六五解者謂默識心通為顏子得之令聞  
壽考先生實何愧焉傳示子孫俾無斁以  
承

書胡評事夢昱印紙

梅幼歲嘗讀 曾大父樞密越公家乘言  
寶慶改元九月旦胡評事進對首言濟邸  
死非上旨當立孤以明本意于時相臣震  
怒入對兩宮乞黜去未幾御史李知孝希  
旨具疏削籍度嶺 先公時尹錢塘力過  
閣言削籍故事必下京地書考切籍公遲  
不肖署復三入閣相怒曰趣書何言宿留  
允七月始下公曰不十載當悔復吾母為  
禍首且考切籍謹不涉署後必有知我者



繇是戒兵士善護復密以錢錕相遺贈自  
後先公門人王公邁亦踵論濟邸事而公  
亦被黜去端平末年公始得諸老叙復梅  
獨不得與胡氏子弟參論來 京師豫章  
周儀之間言是事梅具所以儀之曰胡公  
諸孫攜考功紙來與子語誠不妄噫吳夫  
人之復封端平之初也復立濟祀德祐之  
末也馴致於此其何可言剛簡丁丑試集  
英先公時為叅詳併識于是謹書其後而  
歸之乙巳歲三月甲戌表梅記

書吳景山樂府

景山吳先生佐金陵閩府時 先子實為  
貳車亦入幕嘗為梅言先生壯歲客羣公  
飛戔疾記坐宴席即就就亦弗視言論冰  
雪懷吐奇磊不肖屈人下晚始第奉常嘗  
鬱鬱自慨語昔時承平事謂今當不復有  
未幾逃難解散先生亦竟謝人世後十餘  
年其子博文為四明郡博士 先子家居  
敦叙夙昔猶一日也梅客 京師博文適  
先後至乃出先生手澤一通以示蓋方回



堯章之伯仲非如劉改之徒暗鳴叱咤以  
氣為言者也唐子西之詠梅不免以倨傲  
得罪先生之詞蘊而不露哀而不怨情見  
乎辭而莫知其止殆駸駸乎國風矣俯仰  
疇昔悲不自勝并志  
先子遺語而歸之  
大德乙巳契家子四明袁桷書

書黃彥章詩編後

元祐之學鳴紹興豫章太史詩行于天下  
方是時紛立角進漫不知統緒謹懦者循  
音節宕跌者擇險固獨東萊呂舍人憫而

憂之定其派系限截數百輩無以議而宗  
豫章為江西為豫章之詩夫豈惟江西哉  
解之者曰詩至於是蔑有能繼者矣數十  
年來詩益廢為江西者嘗慷慨自許掉鞅  
出門卒遇堯象空券恣睢復卻立循避不  
敢近使解者之言迄幸而中噫然則其果  
不可以復古與桷來  
京師遇黃生景章  
于旅次問其譜別于太史為七世而尚書  
公叔教之所自出示其詩宮商敷宣黯然  
不遇之意絕于詞氣吾知其克然以脩興



太史氏之學者非子其誰也夫別江西之宗者是不至太史之堂者也曠百載而有侯捨其諸孫曷有望焉念嘉泰間尚書之孫榮為常平使者于吳曾大父樞密越公丞邑吳江檢定理後時蘇師旦驟幸顯獨絕請託無隱使者大喜得剡于朝而改邑焉俯仰百年門下之誼猶一日也庸叙疇昔而勉之大德乙巳八月中秋書于其詩後

書劉將軍詩

言用兵者必曰師尚父讀其遺書多奇簡韻語非深知詩者不至爾噫采薇杖杜詠歌勞苦雖賤微者猶能知則古言詩抑豈有文武異哉今觀劉將軍詩藹然有觀民風審知止之意使高連夫劉景文復生攬轡竝行未知孰先後也陳郡袁桷書

題金承安樂府

幼歲見老樂工歌梨園音曲若不相屬而均數無少間斷猶纍纍貫珠之遺意也承安老人所補歌曲按其音節無少異此殆



以文為戲者黃豫章嘗評小山樂府為狹  
邪之鼓吹豪士之大雅風流日遠惜不得  
共論承平王孫故態為之慨然

書清江羅道士詩後

往歲卜居城南遇樺人焉曰築室之制崇  
廣纖鉅必謹其規體榱桷杞樺各一而用  
之則堂觀亭室各不相類余於是悟作詩  
法亦猶是也近世工清儉者局於律師客  
逸者鄰於豪角立墨守迄無以融液詩幾  
乎息矣噫風雅頌之體夫子何自而分哉

清江羅道士詩余讀之審劑輕重分析清  
濁大者合繩墨小者適程度伍欲各取其  
長誠非苟於言詩者余聞學仙之說內固  
而神益清養之以歲年斯熟矣詩其果有  
二道乎

題蕭安撫迪後記

老瞞視天下事如接九晚歲真態始見李  
衡號良二千石猶不免為諸兒計慮乃知  
情愛雖雄烈有所不忘蕭公安撫副使書  
迪後記上推本始末及疏遠教之食之一



語不及其私觀者興起噫故國世臣俯仰  
事變何害不有獨蕭氏孫曾為名太守賢  
御史官簿益顯今四世孫文孫靜敏好學  
年弱冠上書御史府言救荒事皆切實語  
行受選用種德之報是真有慶矣尚勉之  
哉

書謝道士歸洞庭詩卷後

古之善養生者必適夫寬閒之地順其陰  
陽使神足以恬不能有動於心苟絕其所  
為深林堪巖隱翳自處將感悔震掉日有

不給且外不能以自治其理內者奚以合  
榮觀之道豈徒言哉江湖之水至岳陽而  
安流停蓄廣衍動靜交養枯蒼馮道士居  
之三十年安且樂矣北游京師縱耳目  
之廣益舒其和平夫山極於燕水極於洞  
庭求其怪險不可得將安於自然道入于  
自然則刻形斲志竊據詭幻者吾不知其  
說也今歸主其徒與之游者各為歌詩四  
明袁桷叙

書張侍郎孫祖傳存靖齋銘後



壽張先生精忠謹論為一代師表其居家  
御飭子弟遺言懿範故家往往猶能傳誦  
稱道聞其曾孫脩謹自振能世其家一日  
示以淡寧先生所作存靖齋銘凜焉大訓  
歸然于頽波橫沱之域紬繹旨意深有感  
焉者也靖念曾大父樞密越公淳熙癸  
卯與文靖公同薦于鄉至嘉定間同在館  
閣今百三十有八年兩家子弟因敢曠墜  
而稍承教於淡寧先生者彌厚敢益以自  
勵亦以勉夫張君焉辛亥歲後學袁楠書

書鄭魯公全拙齋銘後

粵昔先正忠獻韓公詩書五世其父康州  
牧工於詞章尹河南富鄭公誌其事渡江  
南來忠獻張公忠肅虞公尚論其世皆著  
書立言有以自見至于二公發揚光顯百  
餘年間懦夫庸子猶能仰止自厲審其先  
德源委端有來也太師魯國鄭公劬躬敏  
行是生忠定丞相為穆陵舊學其四世孫  
奕夫示公所為全拙齋銘紬繹莊生之用  
大不幾於贊矣念昔先曾大父越公嘉



定丁丑編次集英進士是歲丞相實奉廷  
對紹定辛卯復同在宥府梅以先世餘  
緒得獲墻門下風塵荐更角東世槐不可  
復覩滾以為拙幾辱而巧鄰薄與其薄也  
寧辱梅不佞猶願於魯公取法焉敢以自  
勵亦以勉夫鄭氏諸孫淡味之

書鄭魯公嘗充達庵記後

占夢之書具于藝文自漢而下其學已不  
可究雖間有占驗往往鄰於附會聞忠定  
公以魯公所夢遍閱釋道諸書迄莫能解

今雖廣為箋釋使能言于未遇之前誠果  
奇矣忠定布衣時嘗夢有告公者他日公  
官位當止尚書後除禮部辭不拜由內相  
入政府身後卒贈尚書令此夢之符有不  
待辨而明者因以舊聞併補于家乘

書高密鄭節婦傳後

舊令義士節婦焯然表著者得入國史實  
錄周召二南正始之道此殆其遺意也  
世祖皇帝天兵下山東膺東諸侯之任者  
維高密鄭公聞昔時諸老言僭亂以後削



荒易頑納諸軌範繫鄭公是倚衰嘉之典  
書于太史澤遺子孫振家聲以趾嫩者纓  
綏相接內教嚴整薰然正直流于士女終  
始貞絮梅待罪史館異日得秉筆書鄭公  
家世遺事附錄節婦于後亦足以光盛世  
文明熙洽之偉焉得而遊諸

跋瑱山經德堂記後

象山先生作

晦庵先生晚歲每言陸文安公之門人多  
得踐履是蓋深憂其徒之學鄰於上達後  
百餘年黨同惡異空言相高其弊有甚於

昔今觀瑱山吳氏編次師友淵源固有缺  
軼是又其門人之諸孫也勉之哉晦庵之  
言是誠有驗矣延祐改元陳郡袁桷書

吳饒公制書跋

史遷序道家以清淨為至言作封禪書唯  
紀祠祝符應旨哉言乎能知史遷之微斯  
近之矣

皇朝累聖繼體守文基祚鞏隆惟臣全節  
職掌去學敷澤道德夸誕於蠻之說悉所  
不取祈天永命與易乾相表裏至大三年



褒嘉典行遂特貽其祖父哀榮備美聞者  
歆企粵昔開元有臣法善前席之對皆理  
道要術追顯先代而史官紀載弗克偉著  
論者惜之恭讀贊書景命於爍移孝為忠  
全節之志固敢自替太史氏誠宜泚筆以  
登信史使知  
皇元崇尚實邁往古來者得有以考云延  
祐改元史臣楠謹記

跋象山先生經德堂記後

朱文公荅項平甫書云子思以來教人之

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為用力之要  
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論  
問學上多所以為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  
看義理不細某自覺於為己為人多不得  
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  
邊今觀文安公所作經德堂記瑱山吳伯  
厚乃其門人諸孫持守之學有舊謹錄友  
公語于前俾愧夫世之貴耳賤目者願勉  
之哉

書南劍謝君程文後



李漢定昌黎文獨序其古賦而明水賦不  
得入今世定為外集者蓋趙氏本也唐宋  
以詞賦取士其所為文率不傳後至王安  
石改經義獨張庭堅陳古正義闡儒先之  
微旨故東萊呂氏取而第之往歲聞閩中  
諸先賢如莆陽二劉正字三山二林公皆  
別為程文傳于其家而鄭屯田錡通五經  
資其說以取進士皆私相秘藏非其門人  
傳授不可復得屯田嘗講授四明樓宣獻  
沈端憲皆諸弟子于時談經之士專守師

說非若後時鑿新逞奇以取有司之悅而  
昔時為有司者又皆溫良敦厚以成國家  
之盛今世之所傳者斷自乾道淳熙之際  
彬彬然猶可考也延平謝君用和示其先  
人所為詩論及其程文文獻之徵將於其  
有取噫宋世帖經墨義之制雖見於史莫  
得詳自呂申公試卷之編行而其法具在  
謝君之意余深知之史氏之為宋史者尚  
宜有取焉史官素稱書

書順堂記後



抑嘗觀易而知乾坤之用焉坤固順也而  
承天者逆也乾坤定而人行乎其中仰觀  
乎天七政繫焉猶不得與天同則人之所  
以法坤者猶法天也事生於有為貧富壽  
夭遵其自然庸詎知吾之謂逆者非順也  
耶故動心忍性者逆之用存心養性者順  
之體也尚書元公以順之道由逆相須蜀  
郡虞博士取坤順以為德余謂李君能盡  
天道斯能盡人事之理矣

書廬陵蕭煥有救荒策後

救荒莫弊於鬻度煤宋世大儒猶不免遵  
而行之民益墮而食益衆矣鬻爵之令盛  
於秦漢然不使之治民猶有成周遺意降  
于後王令下而中變習為固常望望然以  
去於是禁抑興而馭朴繁矣廬陵蕭煥有  
來京師簡靜自脩心鄙諸人嗤嗟取大  
官閉門無競一日上書御史府陳救荒三  
策三策行而祿弗及隱令世上書率資以  
為仕進然卒未嘗有見用者甚者圖絕域  
覈稅畝以自便朝廷清明卒報罷而猶



未悔視煥有三策寧不有愧然天下之弊在於斟酌損益救荒有書而先賢素講猶有缺然年至而學益加煥有之進殆未已也延祐丙辰八月旦日史官袁楠書

書全國輔詩後

余嘗以為聲詩述作之盛四方語諺若不相侶考其音節則未有不同焉者何也詩盛於周稍變於建安黃初下於唐其聲猶同也豫章黃太史出感此物聒事之冗於是謂聲由心生因聲以求幾遂於外清濁

高下語必先之於聲何病焉法立則弊生驟相模倣豪宕怪竒而詩益浸淫矣臨川王文公語規於唐其自高者始宗師之拘焉若不能以廣較而論之其病亦相侶也余君國輔生臨川守宗會源其所為詩質者合自然華者存至理雍容悼歎知時之不過猶先王國風之意也小弁之怨為親親黍離之憫為宗周酌古之詩詳之矣秉彝好德詩之道也在昔先正以是言之矣楠從子瑛曩嘗獲師國輔仰其高風敢申



以言之

書程君貞詩後

風雅異義今言詩者一之然則曷為風黃  
初建安得之雅之體漢樂府諸詩近之蕭  
統之集雅未之見也詩近於風性情之自  
然齊梁而降風其熄矣由宋以來有三變  
焉梅歐以紆徐寫其材高者凌山嶽幽者  
穿巖竇而其反覆踴厲有不能已於言者  
風之變盡矣黃陳取其奇以為言言過於  
奇奇有所不通焉蘇公以其詞超於情答

然以為正類然以為近後之言詩者爭慕  
之音與政通因之以復古則必於盛明平  
治之時唐之元和宋之慶曆斯近矣感昔  
時流離兵塵之衝言不能以宣其愁而責  
之以合乎古亦難矣夫詩之言風悲憤怨  
刺之所由始去古未遠則其道猶在越千  
百年日趨於近是不知國風之作出於不  
得已之言也程君貞其為詩淡而和簡而  
正不激以為高泰容怡愉將以鳴太平之  
盛其不過之意發乎心而未始以為怨也



雅也者朝廷宗廟之所宜用儀文日興絃  
歌金石迭奏合響非程君其誰宜也願勉  
乎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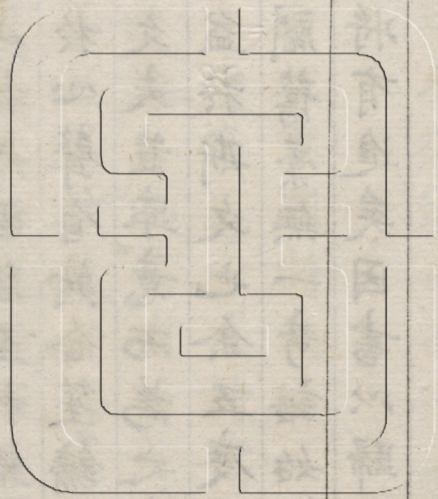
書杜東洲詩集後

蘇文忠自渡嶺海以後詩律大變蓋其精  
神氣概逢海谷而不惜噴薄變化迎受之  
而莫辭昔之善賦詠者必窮涉歷之遠至  
於空巖隱士其所諷擬不過空林古澗語  
近意短又安能以廣耳目之奇寫胸臆  
之偉哉杜君臣傑乘漕艘遵神山閱海市

觀光於上京食冰噉雪足跡之所歷不  
盡不止壯矣哉故其所為詩視其篇題誠  
足以棄山林之固陋至於鍛鍊之工搜抉  
之巧發於心聲自然合笙鏞之間歌錯錦  
綺之奇文夫豈率意而為之者信以知遠  
遊之有益於斯文也余五度居庸留京師  
幾二紀閱舊藁無一奇語始從君挂席南  
斗則殆將有進矣因書以歸清容居士叙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八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九

題跋

書番陽生詩

延祐丙辰余守直玉堂有以詩一編相示  
曰此番陽忠宣公族孫所作也忠宣忠節  
起家其子文憲文安文敏三公以宏博登  
政府奇辭奧學與漆書盤盂相表裏未始  
以詩名也然則詩果何自哉唐詩之完成  
於文敏詩繇文敏興矣詩盛於唐終唐盛  
衰其律體尤為家精各得所長而音節流



揚情致深淺不越乎律呂後之言詩者不能也自次韻出而唐風益絕豪者俚腴者質情性自別皆規規然禪人韻倡為宗益不復有唐之遺音矣此編意新語清優柔不俗將因先世之編以復唐舊吾知其進未止也噫儒者之事博而且難泐焉以講將勞而窻成守一而克之因以考夫風雅之微旨知詩之立言各有其體諷諫詠賦無不曲盡其情狀精者為言況於詩而可以易焉余雖未接識因其詩願有以廣之

跋集書金剛經

古佛如來說性本空性空不壞離相常寂相本虛幻若無所住則名實相相由性成乃得堅固元諸音聲及莊嚴事一念無為咸獲殊勝譬如燃燈由火所傳百千燈明不見火跡金剛正體廣博妙密擬議分別即生變滅爰集眾手不涉塵刹三十二分各不相統初無雜亂亦絕知解指有長短字有大小以平等觀象體迴忘遍滿一切不遺錙銖靈山付囑亦復如是慧光印空



如月在水謂作功德即墮輪迴會稽袁桷書

書綵衣堂楊次公記後

余讀禮經首五服於高祖私怪百數十年  
卒未有為之服者損益隆殺沿於時王獨  
五服定制不敢有所更易豈誠有待者耶  
今得於綵衣周氏而見之矣中古之論上  
壽百歲視唐虞時殆不相侔或者謂情偽  
滋多世日以薄過是而能壽非通於陰陽  
性命之說不能也陰陽性命易老相表裏  
先天無極其圖具在悉傳於希夷陳先生

先儒言之矣綵衣翁乃得而師之見於郡  
志趙清獻美周屯田致政綵衣詩皆為老  
人所作湯文清嘗詩而美之夫何疑焉昔  
孫思邈生隋開皇至唐永淳年過百袁周  
公其侶之歟所以踰於孫思邈之死其孫  
未生五世咸集孰有如周氏者哉周今為  
饒大族傳十四世而宋止有孫復為方外  
之學嘗聞紹定間有余君隱于番號甕隱  
老人年九十餘釋魏伯陽書自叙源委謂  
得於綵衣周氏君今南歸試求其書祖德



之傳則猶可攷也延祐四年二月甲子會稽表梅書

書虞伯生送周南翁序後

大德六年余嘗作郊祀十議上於奉常周漢唐宋偽雜之說悉釐正之十年朝廷作圖丘得預議焉位卑而語輕越職議禮若有所不可者勿議焉耳矣至太宰玄集賢司直周君以方士祠祭乘驛上天壇行濟源雍虞伯生氏叙而餞之將使之推致其節文以陳于

上旨哉言矣復議其禮與沈痼相近噫其信然矣禮之祭天未始與山川同舉也地為社主遺而不言地獨安所附乎或曰祭山縣則地蓋瘞歟禮莫嚴於博士博士秩七品禮官不敢以僚屬待大典禮封謚博士用印專達可否禮官雖謹惟謹伯生奉常三年者之所蘊見於周君之贈言合方士之說而復有疑焉者其必見於因革矣周君明辨博習所承於虞君者甚厚因其說願得以攷焉其可乎會稽表梅書



書龍陽傅氏旌表記後

傳施濟衆夫子不以與人於易謙則曰稱物平施聖人立言夫豈一偏者哉近世詞華盜衣食者用心褊陋輒以為大病李君之記藹然忠厚使誠若是當上史館宜書曰某年詔立義倉鼎州龍陽氏傳某首入田千畝則國家之義俱得矣惜其事猶未至延祐四年九月會稽袁楠識

書真定武仁夫靜壽堂記後

仁人心也非性也仁果靜乎靜者仁之所

獨性之靜者人之所同也然則聖人之言靜壽其果不可知乎聖人與衆同夫豈獨專其靜哉養其心者惟靜焉耳矣感物而靜斯得之矣感物而動記禮者之失也夫子之言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斯靜也非動也余嘗聞諸胡子胡子本於程子而朱子用之靜動互用陰陽之幾非仁靜之說余豈好辯尊其所聞敢因以復於命名者焉會稽袁楠書

書凌生功課曆後



解經而括其義例繫辭傳惟盡之釋章句  
以盡旨意記禮者得之三傳例立經之義  
乖矣稽古萬言書之旨微矣昔之盛時口  
相傳授猶懼其臆度玄言興微旨不復有  
統緒隱暢之立是殆猶近古也明經設而  
帖括煩禮科設而義羅作將安取士哉漢  
於楚聲卒悔其篆刻蘭溪之學殆未可非  
也自王介甫深嫉其說晚卒不能以救悔  
益多而弊益甚南北分裂而相師成風者  
皆介甫舊制無以五十百步為也

皇朝酌準之制秀士得以自勵溺於前者  
則曰非格律不可格律為自出哉其誕漫  
不統則又曰法何自立竄竊腐語率意直  
志文益弊矣經益何自而明矣賈董之對  
切而婉婉非將順也惡盡言而攻上者非  
切謂也便於宣揚童蓋習之矯焉以自文  
者誠不知其初歟昔之指賢由是而知非  
慎之至也師德試于國子復類登于賓興  
譬之適遠轅無有不正者勉之哉俟其成  
行有以告矣為作功課曆引越袁楠氏丁



己十一月識

題進士梁宜致慤亭記後

舍奠墓左解之者以禮神言之然則祭墓非古歟禮生於情親之至者彌不可以媮也在昔先正司馬文正公定家祭禮弗忍焉者多矣張宣公獨卓然罷屏久而深悔乃卒復之心之不寧是則先王有所不廢也禮經殘缺非止祭墓焉耳矣展哭于墓猶秉周禮充類以使夫民之歸厚則今通國所行誠不曰背於古矣荏苒平梁君表其

墓亭曰致慤致慤之著羹牆之見也著莫大於思誠悅親有道夫豈幽明之間哉詩云神保是饗孝孫有慶余於彥中見之求陰於地莫近於體魄王侯而下降殺有等怵惕悽愴夫豈禘嘗之謂哉記禮之失也余顛與梁君深究而辨明焉

往歲余與伯生甫同官于朝有燬宋故家者瞋目發赤撻數無遺蘊余固曰彼不遜若是耶伯生曰毋庸戚吾徒不振誠有



流密原手集卷四  
七  
罪當自治以俟定於是悉取天人師友之  
源委臺閣儀注之損益精思紬繹凜凜然  
不敢一日廢將二十年伯生率以文詞名  
諸公稱也力不加進而自治者則亦固敢  
豫延祐五年其弟德常登進士第故家之  
誚將於是乎息今年從子豐登侍仲父來  
京師以其弟兄之字說來示吳幼清之所  
期者至矣余何敢言雖然願因大父致政  
公命名之意而廣焉授地之法休田以逢  
年者全其力也仁熟之效在於善所養與

與翼翼古曰有年其豐登之謂與維致政  
公德充而位卑重施樂善敦薄興讓休田  
之義也施于有成曾孫之稼吾見其京且  
齊矣弼中以文外仲父訓迪有自來矣獨  
感夫昔者之詬病因以告二子願勉夫哉  
越袁梅伯長甫書

題徐天民草書

甲申乙酉間余嘗受琴於瓢翁問譜所從  
來乃出韓忠獻家蓋通南北所傳皆閣譜  
宣和譜北為完顏譜南為御前祇應譜今



紫霞前譜是也韓譜湮廢已久東嘉郭楚  
望始紹其傳毛楊徐皆祖之不知者咸稱  
浙譜由毛楊自私其傳故耳蔡氏四弄嵇  
中散補之其聲無有雷同孰謂浙人能之  
乎瓢翁酒酣好作草書嘗寫前人悲憤之  
詞一日言中散廣陵散漫商君臣道喪淡  
致意焉至毛敏仲作塗山專指徵調而雙  
絃不復轉調與嵇意合非淡知音者不能  
又曰學琴當先本書傳俗韻自少仲連得  
法於其子余以作吏荒落向嘗作琴述言

歷代所譜派系因覽先生遺墨俯仰疇昔  
今三十六年矣延祐六年仲夏丁丑越表  
梅書

書枯蒼周衡之詩編

詩有經緯焉詩之正也有正變焉後人闡  
益之說也傷時之失溢於諷刺者果皆變  
乎樂府基於漢實本於詩考其言皆非愉  
悅之語若是則均謂之變矣歟建安黃初  
之作婉而平羈而不怨擬詩之正可乎濫  
觴於唐以文為詩者韓吏部始然而毒容



激昂於其近體猶規規然守繩墨詩之法  
猶在也宋世諸儒一切直致謂理即詩也  
取乎平近者為貴禪人倡語佞之矣擬諸  
採詩之官誠不若是淺蘇黃傑出遂悉取  
歷代言詩者之法而更變焉音節凌厲闡  
幽揭明智析於秋毫數殫於章亥詩益盡  
矣止矣莫能以加矣故今世學詩者咸宗  
之枯蒼周君衡之游京師極其游目之  
所寓悉歸於詩浩溢閎博蓋將因言以宣  
情而於眉山公之學深有慕而跂之者其

為志亦勤矣夫水宗於海百折而卒至者  
非一日之功也故余力敘詩學之源委俾  
反而求之周君氣盛年富進進不懈異日  
胥會必當以余言為然也延祐六年閏八  
月庚申前史官會稽袁稱書

書仇按察父訓子詩後

淵明退之諸賢惓惓訓子形於歌詩聽之  
藐藐迄不能繼父業手澤存焉之戒良可  
悲也獨康節先生有子伯温捧其先人之  
詩日篤不墜卒有成立此蓋絕無而僅有



今觀致政仇公三詩遺墨如新其子按察  
清節吏能炳炳可紀用不展志諸孫蘄然  
各自立宦業有法日以祖訓為則顏氏之  
庭誥柳氏之家範奕葉毋變今於仇氏之  
門見之矣書曰汝克昭乃顯祖用成爾顯  
德勉之哉

跋王使君都中年像圖詩卷

粵昔故家江左之王贊皇之李其高自標  
致不以華腴為可貴故其凌厲絕俗則有  
若元禮文饒官為一集卓然以名聞自重

其視世胄珥貂紆綬猶襟中兒耳闕王侯  
都中幼歲登臨仕抱負奇氣折節慕義其  
為政先愷悌而後功利官績光顯為東南  
牧守表官為一象蓋將閱歲月之如流厲  
志考德俾日進焉若年之有加而無數也  
抑嘗聞之今之為吏起於荒窶嘗病不知  
其所為蓋其講習之道非有所素也官學  
之門受察於父兄之側遇事剖析白首吏  
拱手不敢議其徵取者良有自來梅念昔  
曾大父太師樞密越公嘉定間以著作郎



考南省多士獨得參政畱耕先生後登上  
第直道大節為淳祐全臣雖不及相天下  
士今猶嗟惜之施子諸孫詩書之澤蓋未  
已也稱學不加進懼世德之微凜然自治  
敢以通家之舊願相與勉焉以求佶夫世  
臣之文獻金章紫綬豈足為吾兩家榮觀  
哉延祐六年八月辛丑契家第四明表楠  
書

題樓生詩集

海陰陳處士嘗言吾婦兄樓某善治生昧

爽以興即整理靡密某祖某山出入俱有  
法又治其所嘗往來因缺怠於是酌酒盡  
暮暮而醒醒而吟兀是者三十年樓之上  
世故為吳越王鎮過使因所居有廟里民  
祠之幾四百年今樓君已下世其子崧伯  
為余弟之子之夫始以其集相示曰疎懶  
嘻若前言果疎懶邪詩或於江西吾鄉以  
詩自名者率祖之其浸淫者為韓梅壬午  
癸未歲余始悔悟海陰譏之曰自言學術  
有悟門不謂師承廢於是今讀樓君詩天



和混融不露斧鑿而其平淡造詣有陶韋  
之風焉理勝則無疵果有疵議者不能發  
口文士善譏評後率不振僕不敢若是書  
以歸尚勉之雅俗類厥考足永遠矣

書茅生家譜

余待罪翰林嘗草三茅君加封制書深以  
為神仙家功行累積子孫必盛茅為希姓  
則今江南茅氏豈其苗裔也與或曰三茅  
君既仙去安得有後余應之曰老子為道  
祖老子之子宗五傳而為王太傳今李姓

皆祖則茅氏之祖也夫何疑吾鄉公相家  
受原伯魯之誚厚賞腴田談笑立棄其困  
辱有下於阜隸甚者發丘壠惡言其家世  
之盛靖觀茅氏之自重有泚其顛者多矣  
漢世以試籀書始得為吏而唐宋制令玉  
冊官必通文詞者始得為茅氏守藝猶近  
於儒者之事矣盛德谷不足老子之旨尚  
勉哉必有以興復矣

跋子昂贈李公茂詩

松雪翁詩法高踵魏晉為律詩則專守唐



法故雖造次酬荅必守典則然於贈別等  
詩則僅見之淮陰李公茂翁次磊落言論  
吐冰雪擅幕府畫諾事無停畱士大夫喜  
從之游宜松雪翁繾綣而樂道之阮公服  
常白觀此足為人物論矣

疏也 跋宜春夏君與上饒陳先生文蔚

之 講經書問

自武夷之說行其門人矜重自秘皆株守  
執立不能親有所明辨獨勉齋黃公奮然  
衛道以其同焉者析之曲焉者直之使後

之人無以議湯文清公後出復以昔之所  
淡疑者充廓之是則武夷之忠臣矣今觀  
宜春夏先生自明壯歲從上饒陳先生文  
蔚問荅疑難無苟同之病紬繹微旨夙然  
於尊聞之外汲井養源端木表正蓄德集  
善至是盡矣其孫震以進士來京師以  
梅族叔祖特進尚書公遺墨相示蓋守宜  
春時與其大父交好良厚今八十年矣師  
友道喪愚者守之薄者背之欲求其自得  
者不可得夷考武夷釋中庸與易傳輒異



夫程楊者夫豈得已觀此得以攷焉

題何子方丹書後

金石草木藥品見於神農書二者不得以偏廢也自唐世方士飾侈說以動上聽卒致蹂躪以弊或者不察遂因以置議焉厥今四海一轍而南北方劑判為二塗昔人嘗言藏用擔頭三斗火陳承箴內一壺冰二者胥失之矣金石變化鄰於鴻寶故昔得道之士近取於身而法之內外交養厥功著焉今世所傳實祖劉先生爾朱先生

余嘗得其書而讀之水火之騰降日月之摩盪差毫髮則不能成也故其起死也如神而非以增其聲色之奉歷亘古而不可廢者其說具在貴溪何大方料簡切於人用者為十二方本於神農參於難素復以五金八石之論曲暢而闡微焉其師陳君善父號名醫宋世公卿深重之泉源木本有自來矣合南北之偏於大方有壘嘗聞龍虎經有火記六百數落雲笈願歸而求之則其藥愈神而人益信矣年月日四明



袁梅書

書江陵唐氏族譜後

集賢脩撰番禺吳公善作江陵唐府君墓  
銘敘述世系於質肅公八世矣府君之子  
洞雲顛揭德正傳俾梅有述焉維質肅公  
立朝偉節在宋史而獨減死令莫定是否  
敢於府君之誌而詳言之熙寧元年著謀  
殺已傷自首者減二等為定律主是議者  
王安石許遵也非是議不得行者參知政  
事唐公御史中丞呂公獻可判刑部劉孝

叔御史劉公王錢安道翰林學士司馬公  
也許遵在宋循吏傳蘇黃門滾取之且謂  
其年高多子孫由減罪之報梅考宋史則  
減殺議自登州婦人殺夫自首始唐公論  
為綱常本王許之議非也公以新法憤死  
後詳定勅令者卒於是而兩疑焉宜定律  
曰謀殺自首減等如遵議在天屬如唐公  
議若是則兩得之矣公之子淑問為名御  
史是唐公亦誠有後哉唐故餘杭大族侍  
讀學士詢實同所自其居江陵由公父殿



直君始質肅公事實紀其諸孫在朝著歷  
歷可考宋社既亡衣冠故緒闔郡不能以  
一二觀吳君所為銘則世次猶可考也抑  
嘗聞之鮑觀以司隸系孫為道士王遠知  
以琅邪太傅孫為茅山觀主皆知名當時  
今洞雲佐治開之官居京師二十年貞  
幹善謀其源委有自來矣夫樂道人之善  
儒者之事質肅公之不得伸於一時事若  
有待庸書碑陰以告夫為史官者有攷焉  
書永嘉王母香丸銘

記禮者之言曰先祖之德善功烈鼎而銘  
之衛孔悝是也嘉言不忘子張之書紳是  
也席机觴豆受於老臣則几銘舊矣况母  
訓乎口澤之存歲久則弊為文傳信几之  
存亡復何預焉以儒成名几之銘滋久矣  
庸書以俟

跋劉真人帖

養生家性命分為二途而性宗之說與命  
宗各有七焉丘祖師以談笑談話活中州  
萬姓至其二傳為長生劉真人或疑其有



雷滯之意嘗讀淵明詩有云感彼柏下人  
滾有感愴劉真人則曰墓中長有真空景  
豈非先地乎至治二年春二月丁卯拜醮  
長春宮為長沙余君善之書

題姚雪齋右丞草書

金源諸賢皆師懷素其法由黃太史始蓋  
一時崇尚蘇黃邈本以求則黃本懷素蘇  
本徐季海二美兼備則雪齋先生俱得之  
詩昉於蘇駸駸乎太白矣字源於黃則與  
之俱為醉素之弟子矣梅也獲游玉堂得

與其猶子承旨公侍筆硯繼入集賢復與  
公之子侍論議今觀遺墨敢發明前賢之  
淵懿使後者得有攷焉至治二年會稽袁  
梅書于悅心堂

書姚牧菴贈播州楊安撫漢英樂

府

大德末年梅以史屬預脩

成宗實錄于時承旨姚先生實領史事見  
其塗抹詳定若不經意而一受潤色即粲  
然與班馬竝此殆其天資學力相須以成



者思播揚侯朝覲本末見於太史先生  
執筆尤致意焉惟昔揚侯以中原大族世  
領夔府羈縻之州當蜀破一時名士咸往  
依故其文獻承接的有源委聚書訓子益  
振起光采推姚公不佞許與之心是所謂  
立賢無方則允司文衡取士類於是有所  
侯之子頤正君來都溫慎儒雅與之論前  
朝事悉纒纒不絕示姚公所贈樂府因書  
以歸之

書葉信公家問後

信公貴為宰輔不忘貧約舊事壯歲客吾  
里從學城南楊氏書塾楊氏館遇甚厚咸  
淳丙寅以資政守四明舊往還皆重報之  
而以次子通判應友君為揚壻人咸服其  
盛德咸淳政事一歸賈相江公萬里以告  
老去馬公廷鸞以稱病去信公先二公以  
歸賈每憾之後再召將中以事而公卒由  
曾娥以遁天時人事至此有不能容力可  
勝道哉竹友君嘗獲識于先人侍側廣  
穎豐下其談論猶有王謝家風度俯仰四



十年而其子能以方外士保其家譜信公諸孫於余為外表則漸就零落浮雲變更夫豈葉氏敬觀遺墨為之愴然至治二年秋九月癸丑袁梅書

魯周公傳三十四世夫子紀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所不忍言是則伯禽以後為無聞矣家訓之嚴莫盛於顏柳若包孝肅司馬文正庭誥儼在至諸孫而靡傳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夫豈徒言哉播川楊忠宣公

其子巖爵作詩訓示章玄成之詩有曰於戲後人惟肅惟謹無忝顯祖以蕃漢室公之詩有焉今宣撫君盛年執謙問學日績金玉厥躬以承休譽克昭乃顯祖視魯公世家實為有光尚勉之哉則忠宣公實永不朽矣

題吳浩然詩卷

讀羣公詩玩把不能去手氣與理俱明矣氣由物以成形而下者為道邪為人邪人心非與道悖亦非氣質舉世相承吾何敢



言觀浩然亦知道矣

書朱氏精舍圖詩卷

婺女史學之盛有三家焉東萊之學據經以考異同而書事之法得於夫子之義例以褒貶而言者非夫子旨矣龍川陳同父急於當時之利害合人心感上意激頑警媮滾以為世道標準志不成而年逝識者悲其不遇焉說齊唐與政蒐集精要綱挈領正俾君臣得以有考禮樂天人圖書之會粹力返於古是則論史者無遺蘊矣噫

自宗忠簡公以經濟才不得展用故其鄉之後進匡國輔世為首論人事不齊則亦曰有數焉耳矣方咸淳初義烏朱氏兄弟四人竝登進士第而伯仲季尤得名其季宰定海余得識之見其貫今古若身歷而知其是否其為文簡而明據會以歸於一者也竦然以叩之則曰吾於伯仲曷敢暨後聞其兄仲晦君燁論事廟堂與南士持政柄者不合為理成精舍圖以歸而中原忠純儒雅之士藻繪褒拂皆今士大夫之



所仰慕而不可見者亦盛矣哉近世南北  
之黨分朱君以越產不合於南士而中原  
諸賢有愛於朱君審諸賢忠厚之至則朱  
君之承接者必有其道立賢無方於諸賢  
見之羣而不黨於朱君見之於是夫重有  
感焉

書楊御史奏藁後

御史言事有二不幸焉折羣陰初萌之機  
論國是於未定之日若難矣不至履其危  
而蹈其禍也至若姦孽肆兇株黨連結箱

口拱手者千士一律至是而有言焉非夫  
捨成敗死生不能也鄒道鄉審於田承君  
劉乞城決於母氏其所處既定故其直節  
焯焯偉著有若楊御史之言事其感憤厲  
奮悉出骨髓嶺海刀鑊雖在目睫猶往矣  
忠矣哉昔人嘗言御史以言事得名有關  
夫世道之升降方今

天子聖明小大臣罔不承恪楊君論思辰  
告非若前日之難匪初惟艱尚懋敬之以  
永終譽



題潘伯潤家譜

幼歲聞寧海潘繁昌公以文學政事得名  
羣公文薦久官江淮其猶子伯潤嘗從以  
行飛牋急檄一時爭稱道之科舉既廢假  
館浙右辱其講授者皆楚楚可觀然而剛  
不容物論事直見底蘊脂韋者良忌之每  
語繁昌公輒涕洟見于顏面繁昌死無後  
逝難蕩析而伯潤垂白眼斬衰以繼晚歲  
手書宗譜以示其子惓惓于繁昌尤切噫  
今世以田宅財物爭為後若繁昌之死當

掉去不顧矣伯潤所為誠足以警厲薄俗  
子孫其有興者願書此以俟至治三年十  
月素梅書

書鮑仲華詩後

宋太宗真宗時學詩者病晚唐萎蕩之失  
有意乎玉臺文館之盛締組彰施極其麗  
密而情流思蕩奪於援據學者病之至仁  
宗朝一二鉅公浸易其體高淡者極凌厲  
摩雲決川一息千里物不能以逃遁考諸  
國風之旨則蒹有餘味矣歐陽子出悉除



其偏而振挈之豪宕悅愉悲慨之語各得其職今之言文章者皆其門人而於詩則不復有同焉嘗疑之其力不能侶之與抑其心之和平不得與之同與降于後宋言詩者人人殊而歐陽子之詩訖未有宗之者滁陽鮑君庭桂仲華以詩一編介余所從游郝君時升求余叙語完氣平其於景也不刻削以為能順其自然以合於理之正考其從來有侶夫歐陽子之旨矣今滁人思公數百年猶一日也而其篇詠見

於一泉一石者復得其遺民而宗仰之仁聲之入人深於是乎見晉本乎唐憂潏思遠有堯遺風余於仲華其殆近之與至治三年十有二月某日袁桐書

書李弘道朝天錄

司馬氏探極南北之游蹟私怪其動心導志不專為書晚歲憤悱始以游歷者散見於紀傳入于渤海則禹所傳者異矣纂歷代之書以為言其沿革旁分而散見誠宜矣自漢趙充國班超於金城玉門織悉利



害至唐西南備邊亦得其要領是誠有指  
歸夫古之善使者必通達道里周知阨塞  
為主上道若曰行記南北之變易詢於道  
途父老之說蓋未足憑也今天下一家由  
淮而燕者同一舟轍淮泗合流九河故道  
諸儒置議不已游於京城山前十六郡之  
名漫不能考陸務觀范志能攜志書以行  
或猶有詬病之者豫章李君以能為北行  
錄簡而明博而文而於在朝之羣彥深咸  
致意焉梅也學未足以傳後顛刪之以俟

他日成之也

書純石烈通甫詩後

言詩者以三百篇為宗主論固善矣然而  
鄙淺直致幾如俗語之有韻者或病之則  
曰是性情之真奚以工為千士一律迄莫  
敢議其非是純石烈堯臣示其先府君怡  
閒吟藁一編玩其詞旨藻繪融液一本於  
大曆貞元之盛而幽深婉順則幾於國風  
之正矣府君舊貴族遺言雅聞得於先朝  
之故老壯歲轍迹半天下富盛羈愁感慨



歡悅之事月受而心會冥搜遠想不極其  
摹寫不止用意若是故成就實足以自見  
梅舊得拜府君於堂下聆其議論明潔而  
簡易讀其詩如親見之焉泰定元年三月  
某日袁梅書

書郝伯常經題黃鶴樓水龍吟後

郝公以使事館儀真日襟被蓐日引馬於  
庭下請歸館使謝以未有旨如是者十有  
六年在館中觀書不輟其未見者從制置  
司以假所作蜀漢書皆拘留時藁定方是

時宋相以滔天之惡蒙蔽朝論士夫咸以  
道學緣飾殆如風痺不知痛痒公蓋目覩  
其弊今觀此詞其意旨可知矣公之子為  
侍讀學士嘗與梅言公奉使時侍讀甫四  
歲後回京師年十九以我眼見拜且泣  
公閉目不願進退不敢其父友命易衣冠  
以進始與語焉前賢典刑峻整若是視近  
時父兄之御子弟此穎實多因書舊聞以  
補遺事泰定元年三月癸卯四明袁梅書  
書張子仁少監族譜後



張侍中曾孫忠文公叔夜忠確公克戩皆  
以死節表表著靖康宋史忠義傳兄弟並  
立餘人不能兼也後其子孫入南一在四  
明一在福唐紹興推恩蓋首及之都水少  
監張君子仁蓋其裔孫惓惓以宗譜未備  
網羅附綴友公而派別之歷歷在指掌其  
勤且勞積二十年始成焉族譜散軼皆由  
兵戎之遷徙晉世故家南北隔絕各立譜  
系元魏以來賜姓紛雜譜莫能考歐陽子  
作宰相表用志良苦而私為渤海譜猶有

缺文是則為譜者誠不易矣今子仁能追  
考其所自又復以職業自見光于前人其  
官都水興廢舉軼廟堂以其譜歷陞其官  
以居然子仁有不憚者梅曰胡安定先生  
以水利為一科故其弟子若羅適頌臨皆  
為名監司水土職在目空古尤不輕世以  
善理財穀為能使厥今漕渠之粟歲致千  
萬石數倍遼海不害于民而京師益以  
羨吾知考治行者必以子仁為首夫何嫌  
然因書其宗譜且以勉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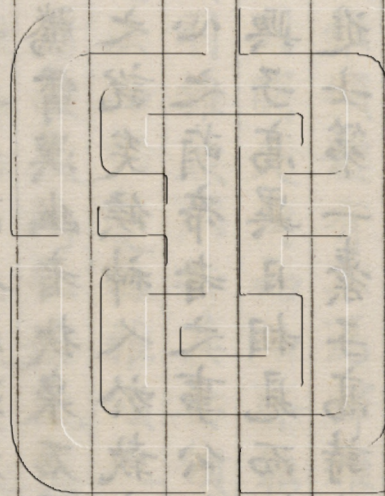
吳子高詩

詩本性情能知之矣本於法度知之不能  
詳矣風雅頌體有三焉釋雅頌復有異焉  
夫子之別明矣黃初而降能知風之為風  
若雅頌則雜然不知其要領至於盛唐猶  
守其遺法而不變而雅頌之作得之者十  
無二三為故夫綺心者流麗而莫返抗志  
者豪宕而莫拘卒至天其天年而世之年  
盛意滿者猶不悟何也楊劉樊絕歐梅興  
焉於六義經緯得之而有遺者也江西大

行詩之法度益不能以振陵夷渡南糜爛  
而不可救入於浮屠老氏證道之言弊孰  
能以救哉吳子高居湖湘為詩以法度自  
守高者騰霄漢幽者扶泉石憂樂得中合  
於採詩之說矣候神人於執期望飛仙於  
蓬瀛侈心之萌帝者之事公卿之作雅頌  
得之顛與子高異日相見而論焉燕都宋  
本誠甫進士第一素子高詩俾有語遂書  
以歸之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九



清容居士集卷第五十

題跋

書正肅公懲忿室慾題扁

忿慾皆發之不中節者梅嘗讀易之咸以  
無心為感何思何慮是則安有不正者哉  
漢儒言感物而動失旨多矣先正肅公謂  
忿近於剛以欲為剛德不足撥本澄源有  
合夫繫辭傳之說故其平居奉身如玉雪  
危言謹論百壬交避其剛之謂也清齋端  
居不邇聲色此絕欲之效也居朝不一二



年輒以直道去湯文清哭公之詩有曰獨  
畱事業在江東真實錄也從子瑛居龍虎  
居室以四大字昭示戶冊且築象山之齋  
為精舍審其傳授保形以靜老氏之說養  
厥靈根吾儒之說是則安有忿怒易曰無  
有師保如臨父母正肅之訓豈虛言哉泰  
定二年上巳日族孫具官楨再拜謹書

跋正肅公手澤

吾宗由宋仁皇時 光祿公毅與祥符縣  
丞 同舉開封 祥符後居東京建炎兵

變 祥符孫 太保孳家從青州軍以歸

是生 太師衛公厚德退讓而 光祿公

家自朝奉公亦漸替至 正獻公入太學

師陸文安公登淳熙辛丑第 衛公之子

越公從 正獻游考兩家南北之分始

得合譜訖受學于 正獻癸卯歲 越公

與計偕不赴淳熙丁未登第自是先後為

秘書省官為侍從人咸曰叔姪之盛師生

之榮於是見之 正肅公見 越公鄉薦

時年始九齡自是敦叙不絕兩家厄於祝



融之災舊藏樂盡脫焉以僅存者猶數十  
紙從姪則瑛自龍虎還里曰 蒙齋先生  
遺愛在江東社而祝之固敢墜因以手澤  
二通俾為象山證契曰 大資同知楠之  
曾大父曰思贊府判實則瑛之曾大父意  
世運既殊喬木彫落書其本末願刻諸山  
中以為永久泰定二年三月甲寅族孫具  
官楠拜手謹識

題從子瑛城門八詠

始余讀陶靖節諸賢詩志意憤悱抑其意

而為之言蓋將以從其類也五君八哀杜  
子美規規然相近羈窮不偶故竊其侶而  
為之者焉龍虎山為道士據會奇怪斬削  
率可以見於詠歌者書於志見於碑誌跬  
步不敢以軼而吾從子則瑛作城門八詠  
以相示首之以仙隱言夫宗師創始之難  
也曰茅山易高士靈寶之創首龍虎而終  
于茅山者也曰天谷慕真隱而不騁于外  
詠蓬葦之所居則與天谷竝或曰蓬葦勝  
之曰玄洲三隱東城慕其孝友而能以肥



遜自處者也曰碧玉則曰我越公之德未墜粵昔旌陽公以厚德植樹而奉祀有缺懼不能以承噫今為方外流者絕其本枝而獨吳特進不若是則瑛能元宗叔老矣不復有望異時見吾中散公朝請公之子孫成立非子也邪

跋外高祖史越王尺牘

某伏以即日委署在候正君子齋戒之時共惟撫幹國錄或德在躬默有神相台候動止倍介繁福某歸老山林一念不作殊覺強健不足云者蒙示張公行狀可發一笑識者觀之必有公

論建炎以來錫積寸累車馬器甲符雜一掃無孑遺東南膏血當於不卹亡國計以償窮匱皆由某所不忍為也其此後天實知之開也吾人以謂如何竹洲所寓什物無恙幸置慮他覲翰養以前期光幸甚幸甚五月尉區之期寧軍節度使致子任魏國公史浩劄子

朱文公作張忠獻行狀一出南軒之筆不過題官位姓名而已後攷三敗事跡始悔昔年不加審覈歸咎南軒然亦無及矣符離之敗陵陽李伯微甫載其事甚詳今不



敢為忠定辨明直書其所紀曰符離之役  
軍資器械失亡殆盡張魏公初聞之疑虜  
人踵至甚懼即軍中解所佩魚遺歸朝官  
太平州通判劉蘊古朝議大夫使虜求和  
僚吏有止之者乃奏乞致仕又乞朝廷遣  
使孝宗不從既而虜人不復南魏公乃謀  
再舉上亦不從及和議將成魏公持之甚  
確左相湯慶公因白蘊古之事由是魏公  
遂絀李與張俱蜀士史筆不敢有所隱避  
桷以外諸孫尤宜尊所聞以傳信忠定尺

牘無一字失實者此豈私喜怒而為言者  
歟泰定二年五月甲子具官袁桷再拜謹  
記

書瓶城齋記後

抑嘗觀易而得允民焉澤以漸摩言之於  
家者也澤而不止幾於險矣節者所以懼  
其過也當位以節節斯通矣民者總其身  
而身有止也思不出位艮道之致因地以  
光而復降焉斯謂之謙謙非忘於事也故  
鳴謙之象著而用節之斯益困矣凌侯商



推事物默以全其機清介自律人莫有敢  
犯戶冊之訓滾契易理敢誦所聞而質諸  
良月既望越袁桷書

跋汪龍溪外制草

崇觀詞臣以扇對全語為高獨龍溪先生  
痛掃時弊盡復元祐之舊方羽書飛馳顛  
沛道路非如昔人夙構古語而德音四達  
甚於奉天之感泣不幸為秦氏子擯斥遠  
道而先生迄不得再入矣抑嘗考宋世內  
外制之作至公而始備故其翦裁也有丁

夏之風其典雅也備曾王之體肆而不野  
麗而不侈則駸駸乎歐蘇矣今觀手藁遂  
書所聞以寓仰止之意云乙卯七月望日  
袁桷書

書劉貢父舍人種竹倡和詩後

元祐元年九月蘇文忠公以中書舍人為  
翰林學士十一月劉仲馮孔經甫為左右  
史蘇文定魯子開為中書舍人蓋同月除  
書也劉公由秘書少監入掌詞命蓋與大  
蘇公相後先孔常甫則猶在著作廷兄弟



父子嗚呼盛矣哉。鄧右丞熙寧間以九制之譽積十年為承旨自負瀨聖詎淺淺耶。嘗攷元祐初元實維丙寅始遯之基已萌。是歲溫公薨黨論興詩禍作馴致宣政紹興丙寅秦相擅持南北分裂遂定至於開禧則罪歸于韓咸淳罔上之罪昭于賈氏不十年而宋亡治少亂多明于天人者未嘗不深知之噫前乎乾德天聖之際又何其盛也。今歲距丙寅僅僅十禩文明之運誠在于此仰止先哲感慨係之丙寅人表。

梅識時延祐乙卯十有二月庚寅也。

跋蘇子美帖

滄浪翁中年書猶未精詣後沈錮黜落浩然之氣悉心用資以為翰墨祁公號婦翁充公密友終不能為之道地前代法律之嚴若是。

書蒲傳正左丞帖

左丞蒲公文學政事熙寧元豐之時號為名流後出為亳州未幾以揚易枕皆東南要郡此手帖蓋由亳入覲時所作也蜀由



孟氏以來無兵革鬪爭文士迭出至元豐時為翰林學士者十餘人公其一也宋世仁英正史皆公纂脩今藏史院可考皇慶癸丑桷得與其裔孫道源同為史屬蒲為西蜀大族三取之變徙興元者獨能保其宗家譜整備遂以先越公所藏左丞公手澤歸之以永其傳噫綸言汗簡皆家世舊物桷無以進議厥今理學宏闡實始於春陵周元公元公之道之學實蒲公紀其事立賢無方顛於諸孫有以廣之會稽袁

### 桷書

跋懷素揮翰帖

懷素書多才翁兄弟所書至明昌諸賢尤競習此體余在都下所見凡數十卷皆偽贗可考獨此唯宣和舊物審為非臨摹者

跋柳公權書清靜經

韓氏閱古堂清靜經乃越石氏家藏舊物石居新昌慶曆時刻此帖後入復古方韓貴盛時遂得此帖悉有紹興圖璽此籤標光皇手題石氏墨本失之拘紹興本失之



濟寧府志卷之五  
齊韓本失之弱今觀真蹟硬黃古紙松煤  
老色無纖粟縷妄視昔三本真碇硃也龍  
集戊申至大改元甲子日梅謹審證于後

跋顏真卿誥

前人多疑祖父誥非其子孫所可書魯公  
舉進士開元年已長成昔人誥勅必擇能  
書者填補從唐考之徐季海之於其父嶠  
之是也從宋考之蔡君謨米芾是也此卷  
舊入思陵復古殿後入秘書省先越公  
為秘丞時掌圖籍允唐相誥皆入錄蓋德

壽晚歲悉以前賢誥入祕省故也今李紳  
誥及徐顏諸誥皆舊物審定無疑

書舊作九華臺賦後

潛庵鄭先生兩入翰林纂脩允例多出其  
手于時梅亦補史屬適相後先未幾除江  
西儒學使者所居近玉堂矮屋脫粟不堪  
旅瑣先生清言介行每言數百年承平事  
不絕口梅不揆參錯承接時則有新安汪  
尚書孫漢卿為供奉廬山曾端明子愚為  
編脩此數公者皆先世情好而梅以外舅



秘閣公叙宗盟於相府事契彌相厚也先生生於淳祐甲辰之重九日先侍郎因之以命名家居築九華臺淡致意焉子時楠實賦之由江西歸里第不數年而捐館其子公許以門功入官來京師攜混元山居題詠手澤一卷而九華臺賦實附于後俯仰疇昔邈不可得而楠不自知止因循翰苑者今十五年矣學不加進而道日益損異日當假道清溪拜先生之墓驗昔時手植之花木因以有推其子孫之興盛願

嗣以記之延祐三年三月己巳袁楠書

書李巽伯小楷夢歸賦

子固跋

洛陽李巽伯建炎初同朱希真避難南來名聖文學與希真相上下而作字體製亦復相侶希真書相鶴經朱文公評之矣余嘗聞先生長者言黃長睿崇寧間游洛陽作九詠楷書淡刻故一時洛人皆師慕之希真巽伯又其侶之者字學廢已久宣和立書學主上所好乃薛稷禁經所謂字則長而逾制者也則朱李二公寧得為博士



耶希真嘗和巽伯詩伊水高雲未歸得說  
平生處淡浪浪蓋與夢歸同意又曰琴書  
揔驚眼文字更過人巽伯翰墨之妙可知  
今觀趙子固評書力宗元常而宋朝習鍾  
書惟黃朱李三人暨姜堯章子固耳余嘗  
見丙舍帖徐浩模本出允端明家又見褚  
河南摹力命表唐本皆纖濃道潤至此閣  
絳宣示表如出二手則學鍾書者猶可置  
論乙酉歲余見今翰林承旨趙公子昂於  
杭子時愛堯章書譜手之不釋逾三十年

趙公小楷妙天下是蓋脫其形似而師其  
神俊此卷舊藏南康黃可玉可玉嗜古剛  
絮人也後授其徒董君有能能寶之願質  
諸承旨公作書評焉俾勿壞延祐五年八  
月乙卯書

題東坡嶺表書歸去來辭贈卓契  
順道者

東坡先生居嶺海惟卓契順巢元脩不遠  
數千里芒鞋問訊元脩有傳而契順止書  
歸去來辭與之如有欠恨梅於德常家始



獲見真蹟落墨淋漓光透楮背見者皆竦  
然以起敬而元脩傳非精熟蘇文者未嘗  
接識昔人以鼎彝傳遠謂於監觀有補德  
常宜廣刻使家有其書任恤之道見於盛  
世矣

政吳丞相繳京湖帥賻陳清敏帖

嘉定十一年先越公與清敏公同在殿  
廬實得吳毅甫丞相為第一清敏之薨丞  
相深德之為作書聞帥于時賈相年未四  
十方折節慕名丞相書至詎敢靳嗇清敏  
子孫又安得以不家於喪為辭故事大臣  
薨有旨州郡治喪莫深恐後人不知以清  
敏公家為有請故表其本末若是

書世綸堂雅集詩卷

吾鄉盛時此屋皆故家大官咸淳賈相擅  
國絕惡四明由是衣冠皆為月集悉不敢  
議時事卒至國亡無賣降于外者當至元  
末年諸老先生猶亡恙時則有滾寧王先  
生師表模範世綸雅集猶有洛社耆英之  
遺意甫三十有四年風塵變更乘虬上征



無有一人在者覽先郡公之遺墨不勝  
悲慕世綸主人於是下世亦二十年矣梅  
以契家子猶得從封胡錫末之後願相與  
勉焉以圖無斁

題樂生詩卷

詩於唐三變焉至宋復三變焉派於江西  
變之極有不可勝言者矣劉南嶽少年以  
詩自名晚歲獨尊楊廷秀考於風雅無是  
體參於唐宋無是體以斷絕直致為工叱  
咤轉旋駸駸乎江湖之靡者也吾鄉前哲

所為詩倣韓而不能博師蘇而不能宏然  
卒無江西之弊誦建安黃初之作推而至  
於風雅則亦有徑廷矣定海樂君之才以  
一編介蔣君玉度示余且求叙引噫詩不  
能以易言也觀其平淡者合自然孤絕者  
得澹悟繪物不鄰於巧琢至境合心會醜  
然百谷之泉必達於眾流是亦於詩非積  
學有源者不能是也余終老林泉異日相  
尋於寂寞空絕之地相與酬倡又將盡其  
說焉



書孫僉事訓子八字說

一貫之旨忠恕而已其語簡而易明大賢之教人曰不安語聖人之教子則曰立與言二字而已過於文則漫不加省切於近則易以自持孫公濟川之家訓凡八字曰吾將以訓于家吾子之果能為儒也必將由是以得名使不至為則守斯言也其不為小人之歸也明矣求余言以增警遂書以歸之俾勿墜濟川子名某日亦廢學將以儒術起家耄老矣猶將見之

書堯承旨篆杏壇二字後

翰林承旨堯公篆法妙一時所書杏壇二字刻于曲阜藹然風雩之意千載一日也衍聖大宗南徙三衢設祀有廟傳嫡有緒今郡守趙侯敬之髣其舊址築壇於荀昭揭二字於其上有新豐肖佖之意見堯於牆著存不忘之義也若曰思其居處孔氏子孫萬世不忘是則趙侯之用心良厚矣泰定三年二月具官袁栴拜手謹記

書吳子行篆書陰符經



唐世陰符始大行原於李筌成於李靖貞觀皇帝始酷好之命褚河南允書一百九十本貞觀之意蓋廣用兵之說耳李筌託神姥之言乃曰上有神仙抱一中有富國安民下有彊兵戰勝又安增六注以惑後人然終不可悉解而吳子行復書之何耶唐人作篆惟書千文蓋懼學者之未易察也徐鉉作項王亭賦仿李陽冰裴公德政碣之遺意子行沈困市隱豐碑巨碣不能以自見寫其幽曠託焉以自逃者也余嘗聞善書者大篆不得入小篆隸書家懼入八分使子行在吾顛相與評焉

題劉明叟詩卷

大裘無文良玉不琢質至美而無可揀擇也言為心聲而詩章之衍溢則又若必事於模範論至於理盡所謂模範者特餘事耳黃太史嘗言寧律不諧不使句俗以達安黃初之法較之似若有病然太史所為詩銀鍊之工過於前人其所謂不諧者蓋其變體耳吉安劉明叟示余詩一編不事



雕飾意氣凌厲理昧而語完懈谷之竹合  
於自然不假按抑而宮商敷宣各當其職  
手之不能以釋因以風昔之所聞者書于  
後而歸之

題閔思齊詩卷

唐詩有三變馮至宋則變有不可勝言矣  
詩以賦比興為主理固未嘗不具今一以  
理言遺其音節失其體製其得謂之詩與  
隴西閔思齊示所為詩冲澹流麗疊疊倣  
唐人風度寄興整雅將駸駸乎陶韋之畦

可矣近世言詩莫不以三百篇為主經緯  
之分茫不知所以由遠自邇漸入魏晉詩  
寧有不工者乎思齊敏而且勤輟食忘寢  
和平多而淒怨少氣完體充不以沮折為  
可撓事物之來處益有暇故其見於心聲  
者無羈窮不偶之意讀其詩以余言為證  
斯得之矣

書吳明之文編後

始余見閩清吳明之于成均神度秀朗游  
于公卿將以奇言直氣感動鈞說輒同坐



席復與一時之能文詞者聲摩度測守繩  
合則駸駸乎班馬之軌轍而建安黃初之  
餘事將力進而不肯止也余既得請歸隱  
山中江浙挽余以校文會有亡子之戚旬  
日即出後知明之試進士不中幸不余誚  
而深病有司之不察也暨來四明將返閩  
中示其所為詩文若干卷讀之不能置是  
誠得於遠游者多矣見聞窘于州閭蓋糧  
之適不足以自廣而冒萬里者多大言以  
賈禍若明之之游歷漸摩薰陶悉輯於翰  
墨藉爾求配於古人誠不為過使果有遭  
吾見其揚于王庭清遠自儀潤色敷繹詎  
止于是編之所述哉因書以為異日之俟  
泰定三年十有二月辛未朔見一居士表  
桷書

題雲岡圖詩卷

王侯叔能守會稽將志意山水以據其夙  
慕下車未幾治省檄治舶莫往來市衢意  
若有不樂值甯侯善繪事命作雲岡圖朝  
夕觀覽遠遶相見侶人而喜者也余嘗



聞巖居谷隱之士有言夫細旃廣廈未嘗  
不心掉目駭而久居朝廷者志念專寂  
允其可喜可愕之事皆不足以動故其於  
山林之趣介乎其不拔一使肥遯將終焉  
以無悔若是則賦此圖者其為招隱乎其  
為反招隱乎

書馬元帥救荒事實後

司獄永嘉林君萬里彙次元帥馬公救荒  
事實一鉅編俾有言嗟夫斂散之法不行  
於今為牧守者亦難矣因時之凶復抑其

直是則於商旅奚有望焉董煟輯救荒書  
至盡至美迄莫能有遵其說而行之者病  
在於執一虛心以求則今馬公之政其近  
之矣林君之編曰台民四十九萬有奇其  
粟率糶者一十四萬七千有奇糾於富家  
幾三萬石有奇當是時以一郡之民能動  
于上聽其出粟至于一十有四萬非身任  
其責所為文書不大懇切不能至是富民  
遭荒抑損以售亦必有道數盈于三萬則  
其便不使有不得已而然者也視瘠而坐



樊仁人之所不忍邀名以幸成夫豈仁人  
之用心焉公之政集眾思以為其佐林君  
之為首奉行而不失者皆公所辟佐吏凡  
五人見於所行事實不復著記禮之言曰  
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馬公耆  
德碩望將參預于天朝願以今之所行  
為權而以經制告于廟堂焉則得矣

書孫孝子事實

余待罪翰苑見友人張希孟郭幹卿所為  
孫孝子碑及序引卓卓表著二友非取佞

以悅夫人者今歸老田里又見程瑀孟夢  
恂二文士作孝子傳事益詳密文雖不同  
而紀載各有條理信矣哉事至實者易於  
言孝非以干名而名隨之是見信於州里  
有不得揜焉者矣五典之常心之固有聖  
人設為司徒以職其教唐虞之世見於旌  
表是則上古猶有失其良心者今觀孝子  
之行事悉合於五典刻意肥遯乃今起家  
入御史府策名振德政事施設皆其素所  
蓄蘊觀風宣化家至而戶喻矧今為澄清



使者薄敦懦立反其澆漓惇行孝悌悉以  
其躬行施于七郡不亦美乎孝子今為浙  
東肅政僉事名稱字濟川泰定二年二月  
甲辰前史官袁梅書

書戒壇儀後

余居鄰開元寺其戒壇精嚴肅靜過者莫  
不悚息間遇度僧必一往閱之見其結跏  
藉草持怖畏想口誦加護不絕天神炳靈  
至有登壇仆絕不能終事者由是雖獐夫  
惡子率因敢廢懈憇使常持是心安有所

謂地獄也耶悟心源律師定上壇結夏等  
儀式顛廣施諸方使人人如初受具足戒  
時清淨法海與大雄氏告眾無異不然酒  
池肉林罪劫可勝道哉

書大般若經闕後

大雄氏以汪洋廣博之說喻於羣迷萬緒  
千說故其為書讀之茫然不知畔岸師其  
說者始作闕籥以抽其秘由是劣行側注  
機要立具夫相從心起食息之際其來無  
端即其書以求侶若未盡捨相以求則所



謂一者猶以為形跡也皇祐庚寅有僧省  
悟以三藏法師大般若經通關重加校定  
至  
皇元泰定甲子實相距二百七十五年時  
有演忠律師其名亦曰省悟復為聲聞入  
道行位記三卷補昔時之未備殆與前指  
夙相脗合體一兮殊吾儒之說近世釋氏  
率竊取以為秘探索於毫釐之際殊失其  
旨矣自博而約吾於是書濠有取焉悟師  
類其書簡密將與後來者共異時執一以

持捨一以悟則觀是書者為入道之軌轍  
明矣

書文宗周秘藏圖詩卷

宗周法師作秘藏圖濠取吾儒一貫之理  
昔濠溪周先生行太極圖體一而用異歸  
其異于同則用猶一也斐然默契不能已  
于言而法師審容鏗鏘振孤桐之遺響發  
天籟之靈竅又率其講下珠聯璧耀將極  
其深造不出乎秘藏之旨而其融液變化  
雖億萬猶以為未盡歸一之效于是乎見



梅老矣倦游相望南湖跬步還往之便願自此始

題壘上人疊秀軒賦後

楚之詞不作久矣晁無咎氏始分其言為二淵乎得其微旨離騷九歌判不相合漢魏而降一而為之縝密者為揚馬反復悲悼漢帝所謂鄰於楚之聲也左太冲融液藻繪能為一繼者不復若是晁氏豈虛語哉吾鄉高端叔先生作變離騷直與古昔相抗而或者謂羈窮不偶怨怩不得以自

振今壘上人作驟騎山賦及疊秀冽清二賦手而讀之誠駸駸乎古作矣渡江以來諸賢蹈巖蘓學以雄快直致為夸詩與文率相成風科舉學盛屈宋不入於口耳積與幾二百年山林枯槁之士尚何能冀其髣象是則皆吾徒之罪也上人語精意新無模鑿之弊書道也師遠游託興也鄰九辯嗟乎余老矣上人當勉之投閒謝事願相與過從將復見於雪竇玉几諸山斯幸矣泰定二年閏月乙亥清容居士書



書禪林備用

周官擯相行祀升降玉帛之事禮為禮儀為儀何謂禮執以告王者是也儀者陳設綴兆之位一定而莫易者也經籍既焚淹中之出不全後人以意損益僅見於朝著若少儀內則弟子職所當行於家庭一切廢棄儒先屢致意焉釋氏之教為三宗見於動作日用不敢一有犯越者為律宗達磨之學則不然調伏於準繩之外放形骸黜邊幅守禮者莫能與之辨而其從心不

踰矩卒有合於自然是則繕性之效略外以理內於斯見之矣淫慾嗔恚昏謂之道大雄氏託言為喻將以語夫上知愚者不察悉得以自恣職教者憂之於是為清規而曲為之防數百年來遵守因替世愈薄而俗愈侈奇衰曼美充滿區宇澤山咸大師始輯廣其未備詢于耆舊證于編簡作備用十卷以拯其極壞其勤苦之志於是書足以見之余嘗聞咸師縛律以為禪守其師說不肖以從于人清嚴峻整講道不



輟頽薄敬避其死也尤奇偉余愍夫吾儒  
之教淪弊若是使有若斯人者一正之斯  
得矣序其書所以識吾徒之未能也

書靈上人慈照師行述後

佛氏之言以理譬廣釋心性其言汪洋浩  
博譯潤有不批而體制則一可得而同也  
宋世諸儒言理者率不以文字為工論考  
古昔措于五經則或有疑者焉太史公叙  
事幽顯變化猶龍焉不能以名狀後世宗  
之編年之法幾絕而今世所為誌碣行述

悉祖襲莫能有違者夫發揚會粹因其事  
之實而為之也反復致意傷其不偶而表  
之也豐切鉅績被于絃歌鼎彝者則又皆  
太史之事荒林絕壑曠達冲澹非有道之  
士不能為其言也言佛者三宗而習禪學  
者必以悟入為證將從其言邪則質野不  
足以傳遠引而刪之又懼不與其道合靈  
上人示所為慈照師行狀洎兮若玄酒之  
致其誠韜兮若紉衣之蒙其飾逞奇闡幽  
大小委折各當其職合儒者之辭以盡緣



飾色括纖粟絕其疵俚是其言也傳信永  
遠為無疑也余嘗聞慈照師剛毅貞固內  
外有則故所至成立上人女足以發之因  
書以告其同志俾入石勿墜泰定二年十  
月丙申清容居士書

題轟上人詩卷

華嚴極天下之富麗樹下塚間又何其岑  
寂邪乃知豐儉博約從心以生芥子須彌  
之喻豈虛語哉觀轟上人西隱亭榭諸詩  
有遍法界之道將隨境以觀懼其多岐而  
止羊也揜關息機真游於混沌之鄉萬幻  
俱滅胷中樓閣豈土木丹漆之所能成吾  
將與上人一叩其戶牖焉

題雪竇平禪師詩卷

大梁張武子來吾鄉始正唐律由是禪林  
悉守其法雖頌古詠物清切婉潤足以追  
配牧之商隱怡雲師蓋一時與之從游近  
朱近墨豈虛語哉由今而論獨僧詩猶能  
守格律而吾徒一切直致恬然不事脩飾  
觀此足以泚顛龜石寺號小院然多出名



輩怡雲師之漸摩灌漑於是乎見

題雪竇潛師語錄後

用潛師住清涼先郡公將挽主定水未  
幾上雪竇不果初歲祝髮於觀禪師不久  
而觀謝世乃痛自卓立游諸方能采其所  
長不專於一師而其貫通融會慊然猶以  
為未足由是辨香之酬靳未有出禪林有  
疑而楠獨能揆用潛之意佛之學道非止  
一悟用潛能淡知之今世禪人之病在於  
望風承嗣以希進用而居顯路者多收曲

誘了不相涉其弊日甚推用潛之用心玩  
其語言有至死不休之意廣其傳將以愧  
夫今世之弊庸叙於前足以知余言之非  
妄也

書笑堂偈頌後

拈花微笑大雄傳道之旨也不笑不足以  
為道老子憤世之論也近世禪人掃跡削  
機謂微笑為痲病卒致漫誕不可救藥影  
響既絕而道益無所見聞禪師在淳祐間  
羣公傾下以平實為法門因西律師之請



號為笑堂是深得迦葉之要領感而遂通  
夫豈虛語也哉西律師已下世矣其徒寧  
上人能寶此卷倘以聲色觀虛空將大笑  
矣泰定三年某月某日清容居士書

題後老語錄

顯仁截用非言不足以宣而締辭繪句悉  
墮於浮繁唯大雄氏絕其萌芽刊落無文  
土苴瓦礫不足以喻其拙也由是禪宗沿  
襲千士一律使人冥行不知其所謂畔岸  
明極長老以其示世語俾有叙蓋其不得

已於言者歸於大樸而其足以陶冶性情  
見之於歌詩發之於言辨聲從字順使人  
得以知其指示非過為推魯以誑盲聾者  
余壯歲讀四家語於育王珙禪師日語有  
實地有證地若華嚴所演豈空幻哉明極  
語將大行於世敢叙以證之

跋觀禪師石菖蒲賦後

廖寺丞賈相之門客于時支歌舞湖山沈  
酣恣縱不知有泉石清事觀禪師持此以  
奉鋪叙宏麗末章以主賓輔仁切為急用



意深矣厥今湖曲淒迷藤蔓一色不知此  
本流落何所言此可為於邑

跋觀禪師摩利支天贊

觀禪師此贊為賈相作維釋迦慈悲廣度  
勅諸天以護衛濁世非黨私滅公徇其所  
請江上祈和乃拘畱信使罔上以為奇功  
使終日梵唄香雲滿室神其吐之矣觀師  
言語不迫隱然恤緯之憂厥後師漬身竄  
三尺童孺猶指罵不絕拘幼歲親覩其事  
今老矣尚忍言之

書薛巖二道士雙清編

余幼好讀黃庭真誥二書私謂學古調詩  
當準其音節程度後讀陳子昂李太白諸  
賢詩飄飄然清逸冲遠纖言腐語刊落俱  
盡則知二書要其標準矣滄江諸賢明切  
理性間為禪人偈語謂與風雲川上相表  
裏詩道浸廢而所謂道家者流方自治其  
學不復寄適於吟詠之末慧實吾黨有以  
使之然也臨川道士危功遠以雙清詩一  
編示余攷其歲年儒者之言詩者正絕而



薛巖二師方往來龍虎山中搜遐挈緒求  
遺音於魯壁之既壞宮商相宣更迭振響  
豈久於其道而能化者與夫學詩而為魏  
晉有道之語亦少近古其不至成就力不  
逮焉耳習簡易近體遺謂理趣譬之酒焉  
因其薄醜而強以三齊玄酒第之不幾於  
過矣二師詩足以昌其道余獨惓惓焉致  
意而不置者愧吾徒之學為可慙而不在  
於今日之弊也薛君志行潔清不自表眩  
觀妙公嘗尊異之巖亦簡整自治功遠云

清容居士集卷第五十

